

俞晓红◎著



红楼意象的文化阐释

俞晓红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C13031814

I207.411
171

俞晓红◎著



红楼意象的文化阐释



北航

C1636490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I207.411

171

责任编辑：胡志恒

装帧设计：丁奕奕

封面题签：蔡义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楼梦意象的文化阐释/俞晓红著. —芜湖: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 - 7 - 5676 - 0443 - 8

I. ①红… II. ①俞… III. ①《红楼梦》研究 IV. ①I207. 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27267 号

红楼梦意象的文化阐释

俞晓红 著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 189 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 - 3883578 5910327 5910310 (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安徽芜湖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2013 年 1 月第 1 次修订

印 次：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889 × 1194 1/32

印 张：8

字 数：200 千

书 号：ISBN 978 - 7 - 5676 - 0443 - 8

定 价：16.80 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序

严云受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红学领域在思想解放潮流的冲击下，呈现出空前的活跃与兴盛。单一的社会政治批评让位于多元化的阐释与研究。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批评方法，帮助读者在大观园世界中寻幽探胜，红学论著中新意纷呈。其中，文化批评，可以说是受人特别关注的批评方法之一，这方面的成果也较为突出，给我启发颇多。最近，我又读到俞晓红教授的《红楼梦意象的文化阐释》，再一次体会到文化阐释的吸引力与启示性。晓红教授的这本论著，在《红楼梦》的解读方面，为我们贡献了一系列富于创造性的见解，也为文化批评积累了可贵的经验。

文化阐释作为一种批评方法，为《红楼梦》研究拓开了广阔的视野，有助于我们发掘《红楼梦》与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刻联系，受到重视是十分自然的。不过，正像任何一种方法一样，它有其特点与优长，也有局限性。在文化批评中，如果不能合理地科学地运用这一方法的话，往往会产生一种偏向：只注重文化，忽视文学，以文史资料的罗列代替小说文本的体味与分析。晓红教授《红楼梦意象的文化阐释》一书较成功地运用了文化阐释的方法，在小说的历史文化意蕴的发掘上用力甚勤，用心甚细，所得颇丰，但又时时刻刻不脱离《红楼梦》的文本。她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功，我想，可能与下述两点不无关系。

其一，以文本中的意象为阐释的对象。文化批评对小说文本的观照与分析，可以有多种具体的不同的角度；其中，从意象阐

释入手，可以说是最有利于贴近文本的一条路径。晓红教授从《红楼梦》中选择了“红楼”、“花园”、“玉”、“花”、“水”、“色”、“镜”、“门”等重要意象，探寻其特定的文化意蕴与在小说文本中的意义。这些意象，在曹雪芹手中，是构建《红楼梦》艺术宫殿的不可或缺的砖石。另一方面，它们又都有久远的生成与积淀的过程，在《红楼梦》之前的文学长河中，曾被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反复使用，因而形成了约定俗成的意蕴，凝积了在传承中所获得的稳定意义。这种稳定意义频频出现于不同时代的作家笔下，人人习见，最易引发欣赏者的心灵感应。因此，红楼、花园、玉、菊、竹等意象在《红楼梦》文本中，既是大观园世界的绚丽色彩的构成元素，又激发读者的想象飞向那久远的文化传统，体会其中积淀的民族的共同的心理体验。而对这些意象的稳定意义的联想，又拓展和加深着欣赏者对文本的解读。《红楼梦》的很多意象，可以说是传承所积淀的稳定意义与文本语境中的意义的结晶体。对它的观照与分析，自然也就成为文化阐释的有效途径之一。晓红教授在这条途径上探索时，对于观照的每一种意象，都努力追溯其生成源头，搜索其在历代诗词、小说、戏曲或其他文史典籍中的例句，发掘其基本的约定性的内涵，最终落实到《红楼梦》文本，阐发其在大观园世界中的意义。《红楼梦》书名有《石头记》、《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情僧录》等多种，为什么《红楼梦》一名经过时间的淘洗，获得了广大读者的认同？晓红教授从“红楼”意象探源入手，广泛搜检历代诗词中的“红楼”例句，指出“红楼”乃是“诗文古籍中常见的意象”，归纳出“红楼”一词的七种涵义，并进而论定：“红楼”意象“最基本最重要的两种文化指代”乃是“富贵人家宅院和富家女子楼阁”。“红楼”意象的历代承传的稳定性涵义既已明确，那么，曹雪芹将小说命名为《红楼梦》的意义指向也就易于为人们理解了：“红楼梦”，“既象征朱门红楼的贾府终归散亡败灭、梦幻一场”，“又喻

指书中所有青春女子最终逃脱不了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悲剧命运”；因此，“‘红楼梦’是涵容性最强的一个题名”。“花园”无疑是《红楼梦》中又一个关系到文本整体的意象。“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大观园，曾经是一群年青生命激荡情感、绽放才华的“理想国”，最终又成为他们悲剧命运落幕的舞台。晓红教授将大观园放置于古典戏曲、小说的审美长廊中来观照，引导读者回想《西厢记》、《牡丹亭》、《玉簪记》、《娇红记》、《西园记》、《西楼记》等戏曲作品，以及大量的才子佳人小说的花园意象，重温一次又一次重复上演的“私定终身后花园”的场景，从而得出结论：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笔下的这些姹紫嫣红的世界，“往往是红颜佳人青春觉醒和爱情生发的场所”。古典戏曲、小说的花园也是一个具有稳定文化意蕴的意象。在与前代作品作比照的同时，晓红教授不仅点明了《红楼梦》的大观园对传统花园意象的文化意蕴的继承，还发现了曹雪芹的“极其丰富多彩的拓展”。她指出，《红楼梦》的花园已不仅仅与青年男女的爱情息息相关，而且，其“春花夏草、秋雨冬雪也以它们各自的情韵默默应和着人物的感情与性灵”。“花园”意象实在是红楼天地中的“一个主题性审美意象”。这一类的阐释努力地发掘了意象中历史积淀的文化潜能，既把文化阐释落到实处，又大大充实和开拓了我们对《红楼梦》文本的理解空间。

其二，从文本语境，实际上就是人物形象这一视角来观照传统意象。在宏伟的《红楼梦》艺术殿堂中，人物形象是其艺术魅力的根本。小说文本中的意象，是为人物塑造服务的。任何一个携有稳定文化意蕴的传统意象，当它被曹雪芹写进《红楼梦》文本后，就溶汇在人物形象与情节链条之中。对小说文本中的传统意象的体味，固然不能忽视其生成源头与特定含蕴，同时又要在小说文本语境中来观照，看它对形象创造的意义。晓红教授深谙这一艺术法则，从不脱离文本、忘记人物，从不孤立地堆砌文史

资料、罗列前人的诗词例句。《红楼梦》的读者都会感觉到，曹雪芹喜用“玉”来为物命名，如宝玉、黛玉、妙玉、玉菡、红玉等，这其中必然寄寓着作家的深意。《玉是精神难比洁》一章，对此作了深入的讨论。篇中以较丰富的文史典籍资料，介绍了中国悠久的玉文化传统，指明了玉与社会生活中理想美的象征关系，从而自然地给出了有说服力的讨论结果：曹雪芹将小说的诸多重要人物以“玉”命名（包括宝钗，因为宝钗实即玉钗），这乃是把他们都视为“玉人”，“将如玉的理想美，一一分射到那些美好可爱的艺术形象中”。这种命名，体现了曹雪芹对宝玉、黛玉、宝钗这些人物的赞赏、喜爱的态度。不仅如此，晓红教授还以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分别指出，宝玉即“红玉”，黛玉即“绿玉”，妙玉即“白玉”，不同颜色的玉意象，象征着人物不同的性格、气质。如，“黛玉之绿，乃是其清泪莹莹、愁思绵绵的忧郁人生的绝妙象征”，妙玉之白，“既意味着妙玉少女的清纯淡朴，更规定了她身为女尼的绝尘弃埃、无欲少爱的情感特质”。由不同色泽的玉意象的特征出发，导向对人物精神个性世界的深入观照，文本本位的原则，在这样的阐释中得到了努力的贯彻。讨论《红楼梦》中的意象，自然不能忽视五光十色的花意象，如海棠、菊、桃花、梨花、梅、杏等等。在《十二花容色最新》中，晓红教授依据大观园里不同青春女性的个性，联系传统文化中不同的花意象的涵义，细致地分析了人与花之间的象征关系，在汲取传统红学精华的同时，表达了她自己独特的审美体验。

总之，立足于小说文本进行文化阐释，是晓红教授这部著作给我们提供的宝贵经验。通观全书，既有丰富的系统的文史资料引述，又有细致的富于个人特征的文本赏析，二者融汇一体。于是，一部以学术性追求为目标的论著，有了很强的可读性。我相信，它是会受到读者欢迎的。

2006年11月15日

目 录

序	严云受
绪论	1
第一章 知在红楼第几层	11
一、石头如鉴，观摄人间	11
二、梦中红楼，朦胧括约	13
三、红楼一梦，随风而逝	18
第二章 芳园应锡大观名	21
一、呈风情群芳荟萃	21
二、戏中戏青春警醒	23
三、园中园气韵天然	28
四、埋香地时空同构	33
第三章 玉是精神难比洁	36
一、人之美：如玉如莹	37
二、玉之名：君子宝之	40
三、玉之意：君子比德	51
四、玉之质：诗意盎然	60

第四章 悲歌一曲水国吟	67
一、女儿如水，流红沁芳	68
二、形态各异，意味悠长	72
三、水集于玉，敷演大荒	78
第五章 十二花容色最新	84
一、花草竹木：主角生命的立体言说	84
二、落花飞絮：女性命运的动态预演	89
三、浴花葬花：历代文人的痴意悲情	92
第六章 文生于情情生文	100
一、情文：“儿女真情”之文	101
二、情文：“情不情”、“情情”之文	103
三、情文：“情文化”之文	110
四、情文：“情中情”之文	116
第七章 看来岂是寻常色	122
一、因情设色，色心相与	122
二、对比设色，冷暖相济	129
三、随类赋彩，遥相呼应	132
四、统一设色，惨淡经营	136
第八章 万象门开一镜中	141
一、人在镜中真幻生	141
二、内审外视鉴自我	149
三、红粉骷髅佛意呈	155

第九章 朱门空锁旧繁华	161
一、底事朱门晏未开	161
二、别有门庭道路长	167
三、朱门只合锁娉婷	181
四、侯门深深深几重	188
第十章 传神文笔足千秋	191
一、单一意象的多元意涵	191
二、多重意象的网状象征	196
三、东西共通的象征思维	199
第十一章 曾经沧海难为水	205
一、钟灵毓秀，兰菊竞芬	205
二、真正美人，方有陋处	213
三、钗黛合一，幻外生幻	215
四、兼美情境，绵延至今	220
征引文献	234
后 记	242
再版后记	244

绪 论

中国诗歌创作往往是从意象到意境，后世对诗歌的解读思路也大率如此。因此意象批评便成为中国古典诗歌阐释与研究常用的手段。《易经·系辞》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象”是某种具体可观的客观象符，“意”是人的某种主观情志，立象的目的是为了尽意。这说明“象”是表达“意”的一个载体，即借助一定的形象化载体表达特定的主观情志。这就突出了抽象思维的具象化。又《系辞》云“象”，为“像此者也”，意味着象与意之间的联系在于两者的像似；而取象的原则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说明所取之象可远可近，可在己身，可在他物，“象”之称名虽小，“象”所取以类之的“意”却很大。这种取类像似的方式即是一种象征思维。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提出“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之说，首次将“意”与“象”组合运用。“意象”所指，则有了以极为简略的“象”表达极为丰赡的“意”的意味。就古典诗歌而言，意象应是文本结构中最小的材料单元和语词单元，它表达某种特定的意念和情感，是构成意境的元素。中国诗学一向推崇以少总多，讲求韵外之致，故而意象所蕴涵的意义往往超越了字面内容，而表现出丰厚性、多重性。那些表面上看来是单纯、个别的意象，实际上却蕴藏着浓缩了的文化信息，一经读者的柔情触摸和文化解读，便会释放出无限的能量，以充实和丰盈我们的审美感受。

将原属于诗歌领域的意象研究方法移之于古典小说《红楼梦》

的阐释与批评，乃是一种有意的尝试。小说家的创作实践首先使这种尝试成为可能。曹雪芹作为一个饱含生命热情、富于诗文素养的作家，宜当深谙古典诗歌的意象经营谋略。仿佛浸淫于那一种经典的魅惑，他在选择表现的对象和途径时，既要强化某种主观情志或意念，同时又并不想将它们理念化，那么他更多地会选择和借助某个或某些恰当的意象，将自己所要表达的意念和感情糅合进去，使之不断出现在作品中，而令它拥有一定的象征意味，并成为小说整体结构中的一个有机成分。小说中的“红楼”、“玉”、“镜”、“门”、“水”、“花”、“色彩”等，是作者有意设置的具有丰富内涵的艺术符号，它们随着情节的展开和演进，逐渐呈现一定的象征性内容，以极其简洁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极为凝练的文化意蕴，当我们细细体味它们时，便会从中感悟和领受到那些超越语词表面的深层内蕴。《红楼梦》仿佛生命的常青树，为我们的意象阐释提供了文本基础。

另一方面，将意象批评运用于小说研究领域，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西方叙事文学的研究比较看重意象批评，莎士比亚戏剧作品的意象研究已成为西方意象派批评的一个重要分支。《麦克白》中的鲜血与黑暗、《李尔王》中的风雨雷电、《哈姆雷特》中的鬼魂等，都是作品中具有丰富意味的意象，它们以其独特的文化蕴涵引起众多批评家的青睐。另如《简·爱》中月亮、火等自然意象和红、白、黑等色彩意象，《呼啸山庄》中的荒原与风暴等意象，因含一定的象征意义，也都引起中外评论者的关注。美国学者韦勒克、沃伦曾经指出：“在莎士比亚、艾米莉·勃朗蒂和爱伦·坡这样不同作家的作品中，背景（一种‘道具’系统）常常是一个隐喻或者象征：汹涌狂暴的海、暴风雨、荒凉的旷野、阴湿而黑暗的湖沼旁的破败的城堡等。”^①作为一种文学表现手段，

^① [美] 韦勒克、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03页。

象征常运用某一具象来类比、代替或隐喻某种情志或观念，它可以使抽象的情思具象化。意象既可作为描述的实体存在，也可作为隐喻的借体存在，一旦它在作品中作为某个隐喻符号多次出现，实际上便成为象征的载体。当月亮、火、暴风雨、荒原、城堡这些意象在隐喻的层面上不断重复呈现，就成为一种象征，甚至是象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方意象研究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范本。一些学者已将意象阐释运用于中国现代叙事作品的研究，如《雷雨》中的雷雨，《围城》中的城堡与鸟笼，张爱玲小说中的月亮、屏风上的鸟、镜子、金锁等。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一向比较拒绝西方理论，而意象作为审美情结的象征形态，本身又具有传统特征，因此用意象批评的思路来解读中国古典小说，便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象阐释的思路和做法，可以拓宽古典小说研究的路径。

意象叙事是曹雪芹营运于小说创作的一种叙事谋略，这已被越来越多的读者所认可。《红楼梦》中诸般意象，往往在它们展示于小说的艺术时空之时，迸射出蕴涵深厚浓郁的诸多文化能量，以充实和丰盈我们的理解。众多意象中，有花、草、风、月、雪、竹、梅、水、石等自然景物构成的“景象”；有红楼、花园、门、窗、门槛等人工建筑物所构成的“境象”；有灵玉、金锁、绢帕、风筝、云锦等生活用品构成的“物象”；有警幻仙姑、可卿仙子等虚拟人物构成的符号化的特殊“形象”。当自然景物、人工建筑、生活物品或是虚拟人物成为一种意象，就具备了或多或少、或浅或深的象征蕴涵。《红楼梦》的这些意象都进入了读者和批评家的审美视野，成为他们对《红楼梦》意象叙事作文化阐释的有效途径。

《红楼梦》诸多意象中，引动读者最多关注的是“花”。花木在传统文化中，往往是美好品格和特殊情志的代表，青春和生命的象征。以钗黛为首的红楼女儿，其才情人品均超出一般人之上，

作者作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为闺阁昭传。因此他便借助富有深意的桃花、梅花、菊花、海棠花、杏花、芙蓉、竹等自然物象，来描绘红楼女儿的如花容颜，象喻她们的青春韶华和精神风骨，以落花、飞絮来比拟她们的悲剧性命运，从而构筑了小说文本“花”的意象群。而“花”的极致代表林黛玉，宜乎称之为“花的精魂”。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意象阐释带有系列性特征，感性评判和理性思考兼有。其后20年间，以花木为批评主体的文章不绝如缕，大多重在阐释小说中花木的文化渊源、对表现形象和烘托场景的作用；有的显然增强了“意象”意识，将花、落花等审美意象作为批评小说文本的重要媒介；有的则以古代文化的比德传统来审视《红楼梦》中花意象的文化意义和艺术功能。以花喻人，本是《红楼梦》表现人物的一个重要手段，然何花与何人契合、又如何与人物契合，在读者眼中则是见仁见智、群芳“歧”艳了。

除了“花”意象之外，读者对《红楼梦》里其他一些自然意象也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从象征本体而言，“石头”一向有坚顽、不朽、嶙峋、孤傲等文化蕴涵，曹雪芹从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中延展妙思，将无才补天、被弃不用的异端品格嵌入“石”内，使之成为贾宝玉叛逆性格的象征。从艺术功能的视角看，“石头”意象不仅是小说的中心意象，也是作者设置的一个叙事视窗，并与“通灵宝玉”意象和贾宝玉形象构成了三位一体的特殊意蕴。与“石”意象相对应，“水”是“女儿”的象征，黛玉有泪，宝钗如雪，湘云似云水，探春犹江水。在大观园这个女儿国里，一脉清流应和着上天的汨汨灵河，草上露，梅上雪，竹上雨，面上泪，构成一个声色并作、风光秀异的水的世界，水的王国。而雪、梅、竹、东风等意象，既是一种有形存在，更具确定的象征功能。众多批评者对风花雪月、梅兰竹菊、草木水石的解读，20年间一直没有停歇，且亦歧见纷纭。同样的意象，在不同读者那里显示的审美观照有若许不同，读者的知识结构与审美体验在解读中的作

用，可见一斑。

红楼、花园、门和门槛等意象，也在不同程度上进入批评者的视角。清代文人曾从纳兰性德词中找到“红楼”、“葬花”诸词，以为《红楼梦》隐写了明珠家事，当代一些读者却从唐诗宋词中寻找“红楼”一词的语源，有的寻绎出“红楼”是“青楼”、《红楼梦》乃是“青楼梦”的骇世之说；有的则索解出“红楼”在《全唐诗》中存在的九重意旨，解构了“红楼=青楼”的命题；有的认为《红楼梦》的作意及其整部大书的诗的结构、诗的意境，包括《红楼梦》、《石头记》、《金陵十二钗》这几个书名的取意，都与唐诗意象密切相关。从唐诗中寻求“红楼”踪迹，是指破索隐派之明珠家事说的最简捷的途径，而辨析“红楼”意象的多重内涵，则是解构“青楼”说的重要手段。事实上，“红楼”一词早在南朝陈时江总《杂诗》之二中即已出现：“红楼千愁色，玉箸两行垂。”而“红楼”与“梦”的组合，则见于唐代蔡京的《咏子规》诗：“凝成紫塞风前泪，惊破红楼梦里心。”“红楼”在古代诗文中是一个高频用词，尽管也有指代“青楼”的时候，但它并不是“红楼”恒常的文化意涵。作为符号的“红楼”，其最普遍的指代是富贵人家的府邸。与此相关的人工建筑类意象是花园和门。花园本身是一个空阔能容的物理空间，然从它在小说中的文学功能来看，则又是一个叙事意识强烈的文化意象，是《红楼梦》众多意象中最具整体意义的一个主题性审美意象。在中国文学的历史舞台上，花园意象曾无数次被呈现过、描绘过，《红楼梦》则对传统文学意象作了一个承继和拓展。“门”本是“红楼”的一个物理构件，在小说中，它不仅分隔了“家”与外界，且具有“豪门”、“门户”、“闺门”、“空门”等多方面的意蕴。

涉及小说生活用品的物象如通灵玉、人参、冷香丸、金锁、绢帕、镜子、风筝等，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其中“玉”也是《红楼梦》中的主题意象之一。当“玉”用作饰物配置在人物形象

身上时，它只是一件件小物品。而当作者以“玉”命名小说中的男女主角时，则传统文化赋予“玉”意象的诸多美好内涵，便沁入了小说主人公的性情与灵魂，成为他们精神世界的一方象征。“风月宝鉴”原是一个物象化的镜子，因为曾经作过《红楼梦》一书的题名，它便不再仅是一件物品，而更是一个蕴涵着丰富哲理的意象。作为一面魔镜，风月宝鉴蕴涵了“红粉即骷髅”的佛教寓意。释镜诸文，大多观照到镜子的镜象功能，并努力发掘其映照意义之外的其他寓意，并有哲学的和文化的思考充盈其间，显示了较为特别的阐释视野。

既然意象是能看得见的有意之象，那么有意味的“色彩”当然也是一种意象。《红楼梦》的主要色系是红色，作者尊红、泣红、悲红、悼红，在软红氛围中让他心爱的人物走向一片白茫茫的虚空。作者因情设色、对比设色、呼应设色、统一设色，于情感色彩的对比呼应中求取画面形象的和谐统一。这是曹雪芹运用绘画技法于小说创作的突出成就，也是他工诗善画、博学贯通的必然结果。

古典诗歌的阐释多重意象和意境，形象阐释则多关涉小说、戏曲等叙事文学作品的研究。在普遍意义上，形象指的是人物形象。相对于小说文本而言，意象自然也是载意之象，具备符号化、象征化、物化、虚化等特点，形象则较为具象化、人化、实化。但意象与形象又并非截然对立的两个概念。当形象被作者有意抽空其实际内涵，而赋予一定的象征意味的时候，它便演变成为某种意念的符号，同时也就意象化了。小说中的一些人物形象，如茫茫大士、渺渺真人，虽以人形出现，却是幻形示人，并不具备凡骨肉胎，也与其他小说中神仙形象有很大的区别，在其存在意义上，与其说是仙化的人物，不如说是符号化的形象。他们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种意象。又如贾雨村、甄士隐，这两个人物自然是现实生活的凡人，但他们又共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命名的

双关性：“贾雨村”即“假语存”，“甄士隐”即“真事隐”。这两个命名代表了作者撰此巨著的艺术原则，可谓寄托遥深。因此“贾雨村”、“甄士隐”，就既是形象层面的，也是意象层面的。又如可卿仙子，则是作者有意设置的一个虚幻的“兼美”意象。这位警幻仙姑的妹子“端庄妩媚有似于宝钗，袅娜风流则又如黛玉”，现实中的“兼美”秦氏可卿也是“形容袅娜，性格温柔”，兼具林薛二人的审美特征。警幻仙姑是“兼美”理想的化身，可卿仙子象征着“钗黛合一”的玄秘构思。雅号“兼美”的仙子形象，因此而具备了文化符号的特质。

以往对《红楼梦》意象的阐释研究，呈现这样一些特点：其一，意象阐释的序列性。《红楼梦》所描写的不同景点、物件、建筑、色香、人物等，都能进入意象研究的范畴，显示了小说借助意象叙事的谋略艺术，也体现了众多读者对小说各种意象所组成的意象序列的阐发热情。其二，意象阐释的延展性。不同读者对《红楼梦》同一种意象的阐释，多半呈现后论对前说的精神承继与艺术拓展，其间虽不乏意义解析的偏颇或极端，更多时候却表现为审美阐释的无限多样与丰富。其三，意象象征的理论性。一部分读者对意象象征性的理论关注更甚于对意象本身的文化阐释，无论是中西思维方式的比较还是本土文化传统的挖掘，都饱含一种浓郁芬芳的思辨意味。这就提升了意象阐释的审美价值。

小说意象研究的不足之处也是很明显的。所有的意象都只是小说整体的一个个细小的组成，如果过分关注和强调某一具体意象对表现人物性格或表达作品主题所起的作用，往往有零星琐碎之感，由此导致对形象、情节、主题的整体性审美观照的缺失；而若从象征理论上论述意象的意义，则多半有浮泛现象，缺乏对意象的细致梳理。如何将两者统一起来阐释小说的意象叙事，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本书的阐释立场，是借助美学的视野，植入传统文化的内涵，